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法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4)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羊脂球.....	莫泊桑 (1)
项链	莫泊桑 (52)
西蒙的爸爸	莫泊桑 (63)
我的叔叔于勒	莫泊桑 (74)
两个朋友	莫泊桑 (84)
绳子的故事	莫泊桑 (93)
伞.....	莫泊桑 (101)

羊 脂 球

莫泊桑

溃退中的残军，一连好几天穿城而过。那已经算不得什么军队，倒像是一些散乱的游牧部落。那些人胡子又脏又长，军装破破烂烂，他们无精打采地向前走着，既不打军旗，也不分团队。所有的人都像是精疲力竭，困顿已极，连想一个念头、拿一个主意的力气都没有，仅仅依着惯性向前移动，一站住，立刻就会累倒在地上。人们看到的大多是战时被动员入伍的人，这些昔日与世无争、安居乐业的小财主，而今被枪支压得腰弯背驼；还有一些年轻机警的国民自卫军，他们既容易惊恐失色，也容易热情冲动，他们时刻准备冲锋陷阵，也时刻准备逃之夭夭；其次是夹杂在他们中间的几个穿红色军裤的正规步兵——在一场大战役里伤亡惨重的一个师的残卒，再次是同这各种各样的步兵夹杂在一起的穿深色军装的炮兵；偶尔还可以看到个把头戴闪亮钢盔的龙骑兵，拖着沉重的步伐，吃力地跟着步兵比较轻松的脚步。

接着过去的是一队队义勇军，各有其英雄无比的称号：“战败复仇队”、“墓穴公民队”、“出生入死队”等等，神情活像土匪。

他们的长官，有的是以往的呢绒商或粮食商，有的是从前的油脂商或肥皂商，只因形势的要求才成了军队，他们所

以被任命为军官，不是由于金币多，就是由于胡子长。他们浑身佩挂着武器，法兰绒军服上满镶着金边，密布着徽章；他们说起话来嗓门洪亮，尤爱讨论作战方案，自以为岌岌可危的法国全靠他们这些大吹大擂的人在支撑；不过他们有时却害怕自己手下的士兵，因为这些人原是些打家劫舍之徒，虽然往往勇猛得出奇，但毕竟偷盗成性、放荡不羁。

听说普鲁士人就要进占鲁昂^①了。

两个月来一直在近郊森林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情、有时开枪误杀自己的哨兵、有时一只小兔在荆棘丛中动弹一下便马上准备战斗的国民自卫军，都已逃回各自的家中。他们的武器，他们的制服，不久前他们用来吓唬三法里内公路上的里程碑的所有杀人凶器，也都突然不翼而飞。

最后一批法国士兵终于渡过塞纳河，取道圣瑟威镇和阿沙镇，往奥德麦桥去了；走在末尾的是已经绝望的将军，他带着这些散散漫漫的残兵余勇，实在一筹莫展；一个素负勇敢盛名、惯于克敌制胜的民族，竟然被打得一败涂地，在这样的大崩溃中，连他自己也茫然若失；他由两个副官左右伴随，徒步向前走去。

此后，城市便笼罩在一片深沉的寂静之中，人们惶恐不安而又默默无言地等待着。做生意伤透了脑筋的大腹便便的店老板们忧心忡忡地等待着战胜者，当一想到敌人可能会把他们烤肉的铁钎和切菜刀当作私藏的武器加以追究，就不寒而栗。

店铺一关门，街上了无声息，仿佛生活都停止了。偶尔出现一个居民，也被这种沉寂镇住了，顺着墙根急急忙忙地溜过。

忧心忡忡的等待，甚至使人觉得倒不如敌人早点来。

法国军队撤出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几个枪骑兵，快马流星地穿城驰过。接着，过了不大会儿，黑压压一群人马从圣卡特琳山的山坡上冲了下来，与此同时，另外两股入侵者也出现在达内塔尔公路和布瓦吉约姆公路上。这三支队伍的先锋队恰好同时会合于市政厅广场，而从附近的各条大街小巷，德国军队正源源到来，他们摆开长长的队伍，沉重而整齐的步伐踏得街石笃笃作响。

用一种陌生的、喉音很重的语言^②喊出的号令声，在一排排似乎无人居住的死气沉沉的房屋前回荡着，其实在紧关的百叶窗后面，无数只眼睛正窥视着那些战胜者，他们现在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人，依据《战时法》，他们不仅有权主宰人们的财产，而且有权主宰人们的生命。居民们躲在遮得漆黑的屋子里，惊惶万状，仿佛遇到了大洪水和毁灭性的大地震，纵然你有再大的智慧、再大的力气也无能为力。每当事物的既定程序被打乱，再无安全可言，受社会法律和自然法则保护的一切都任随凶残无情的暴力所左右的时候，人们总会有这样的感觉。地震把一个民族全部砸死在倒塌的房屋下，泛滥的江河把淹死的农民连同牛尸和冲垮的房屋的木梁一道卷流而下，获胜的军队屠杀自卫者，带走被俘者，以战刀的名义抢掠，用大炮的吼声感谢上帝；所有这一切都是可怕的灾难，它们从根本上动摇了对永恒正义的信仰，以及人们教导我们的对上天保佑和人类理性的信念。

一小股一小股的敌军在敲各家的门，然后走进屋去。这就是入侵以后接踵而来的占领。战败者开始履行义务了，他们必须对战胜者百依百顺。

过了一段时间，最初的恐怖感消失，新的平静气氛出现了。在许多家庭里，普鲁士军官和房主一家同桌吃饭。若碰上是个有教养的军官，他还会出于礼貌为法国叫叫屈，表白他参加这场战争心里是如何的反感。仅仅由于他怀有这种感情，就值得人们向他表示感激了，更何况有朝一日还可能需要他的保护。笼络好了他，也许就能少供养几个兵士。再说，既然自己完全捏在这个人的手心里，跟他伤了和气又有什么好处呢？真要那么干的话，与其说是勇敢，倒不如说是卤莽。而卤莽这种毛病，鲁昂的有产者们再也不会有了，因为现在已经不是那本城引为骄傲的英勇保卫战的时代了^③。最后，人们还从法国人之间礼尚往来的规矩中引出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说什么对外国军人在家里尽可以礼相待，只要在公共场合不表示亲热。于是在外面，彼此都装作互不相识，而一到家里，就高高兴兴地促膝而谈；而那位客居的德国人，每天晚上与房主一家围坐在炉边烤火的时间也就更加长了。

甚至市面上也逐渐恢复了平日的气象。法国人依然不出大门，不过有的是普鲁士军人满街里熙来攘往。此外，那些蓝衣骠骑兵，别看他们神气活现地挎着杀人刀在街上大摇大摆，他们对普通市民的蔑视，比起去年同样在这几家咖啡馆喝酒的法国狙击军官，似乎也并不显得格外厉害。

不过空气里却多了点儿异样的东西，一种既陌生又不可捉摸的东西，一种难以忍受的异邦气氛，好像一种无孔不入的气味，那就是外敌入侵的气味。这种气味充满了住户和公共场所，改变了人们饮食的口味，使人们觉得仿佛旅居于遥远而又野蛮可怕的部落。

战胜者经常要钱，而且要得很多。居民们总是照付不误，反正他们有的是钱。不过要知道，一个诺曼底省的商人越是有钱，当他作出任何一点儿牺牲、看到自己任何一点儿财产落到别人手里时，也就越心疼。

就在这期间，在顺流而下往克鲁瓦塞、第厄普和比埃萨尔等地去的河上，离鲁昂城二三法里的地方，船夫和渔民们经常从水底捞出德国人的尸体来，穿着军装的身体已经泡得膨胀，有一刀捅死或一脚踢死的，有当头一石头砸死的，有从桥上被人推到河里淹死的。河底的淤泥里还不知埋没着多少这种暗中进行的野蛮但却正义的复仇业绩，这些不为人知的英雄壮举，无声无息的袭击，比光天化日下作战更危险，而又享受不到光荣的名声。

可是对侵略者的仇恨总能激励起某些大无畏的勇士，使他们随时准备为一种理想献出生命。

侵略者虽然把城市置于他们严格的纪律管制之下，但是据传他们在整个胜利进军途中所犯下的恐怖行为，他们在这里却一件也没有干过，因而人们终于胆壮起来了，做生意的欲望又在本地商人们的心里活动起来。其中几个商人在法军依然据守着的勒阿弗尔市都有大宗的买卖关系，他们很想试一试，先由公路到第厄普，再从那里搭船到那个港口城市。

他们借助于几个熟识的德国军官的影响，从总司令部弄到了一纸获准离境的证明。

于是有十个人在车行里登记订下坐位，专为这趟旅行定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驿车，决定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天不亮就发车，以免招摇。

好些天以来，地一直冻得硬邦邦的；谁知星期一三点钟

光景，偏偏从北方吹来一大片乌云，下起雪来，片刻不停地下了一个后半晌和一个通宵。

清晨四点半钟，旅客们在诺曼底旅馆的院子里聚齐了，他们就要在这里上车。

他们都还睡眼惺忪，紧裹着的身体冻得直哆嗦。在黑暗中他们谁也看不清谁；身上臃肿沉重的冬衣使他们看去像是穿着长袍的肥胖教士。不过有两个男子还是彼此认出来了，第三位也凑上去，于是他们就交谈起来。一个说：“我把妻子也带去。”另一个说：“我跟你一样。”第三个说：“我也是的。”接着第一个又说：“我们不回鲁昂了，要是普鲁士人打到勒阿弗尔，我们就到美国去。”由于性格相似，他们的计划竟不约而同。

不过还没有人来套车。只有一个车夫提着盏小灯笼不时地从一个黑咕隆咚的门里出来，又立刻钻进另一个黑咕隆咚的门里去。只听得马蹄踏地的声音，因为地上铺着草，又有马粪，所以声音不大响亮；还有一个人在马厩深处对牲口说话和斥骂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铜铃声说明有人在搬弄挽具，这铜铃的喃喃细语很快就变成清脆、持续的颤响，此后铃声的节奏随着马的动作不断变化，时而毫无动静，时而骤然一阵剧响，还伴着铁蹄躁地的沉闷响声。

门突然关上。各种声音也都戛然而止。

那几位财主冻得够呛，早已不说话了；他们僵直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白色的雪花织成了一幅绵延不绝的帷幕，直垂大地，一面垂落一面莹莹闪光，它给一切都蒙上一层冰苔，掩盖了万物的形象；在这严冬笼罩下的宁静城市的死一般的沉寂中，

只能听到雪片纷落时那隐隐约约、不可细分、而又飘忽不定的摩擦声，与其说是一种响声，倒不如说是一种感觉，因为那实在不过是一些徒然充满空间、覆盖世界的轻飘飘的微屑在扰攘。

刚才那个人又提着灯笼出现了，他拉着一匹死气沉沉的马，那马似乎很不乐意跟他来。他把马牵到车辕中间，系好一道道缰绳，又围着马转了好半天，才把辔套安装停当，因为他另一只手得提灯照亮，只能用一只手干活。他正要去拉第二匹牲口时，发现旅客们全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上落满了白雪，像是雪人似的，便对他们说：“你们干吗不上车呀，车里至少有点遮挡。”

毫无疑问，在这以前他们连想也没想到上车里去，一经提醒便都连忙向车子涌去。那三个男子先扶各自的妻子上去坐在车厢尽头，随后自己也上了车；接着是几个身影模糊的人和带着面纱的人，在剩下的位子坐下，他们彼此间没说一句话。

车厢底板上铺着麦秸，大家都把脚插在麦秸里。坐在尽头的几位太太随身带着装有化学炭的小铜手炉，这时便都点燃起来，并且低声列举这种设备的优点，说了好一会儿，其实无非是彼此复述一些大家都早已知道的事。

驿车终于套好了，因为路滑难行，原来是四驾的马车，现在套了六匹马。车厢外面有人问道：“全上车了吗？”车里一个人答道：“全上啦。”驿车便出发了。

驿车以很低的速度慢吞吞、慢吞吞地向前走着。车轮深陷在雪里；整个车身咯咯吱吱地低声呻吟；六匹马一蹶一滑的，气喘吁吁，汗气腾腾；车夫那条其长无比的鞭子前后左

右地飞舞，噼噼啪啪不住声地响着，鞭梢忽而卷成一团，忽而舒展开来，犹如一条细蛇；有时照准一匹马圆滚滚的屁股冷不防狠抽一鞭，那马就因猛然加劲而把屁股高高一蹶。

不知不觉，天已渐渐亮了。那被车上一位土生土长的鲁昂人比作“天降的棉花”的轻盈雪花，也不再下了。一道淡淡的光线透过大片云层投射到地面，乌云密布的天空把白茫茫的大地反衬得分外明亮，田野上一会儿出现一排披着雪衣的大树，一会儿出现一座戴着雪帽的茅屋。

借着黎明时惨淡的微光，车里的人开始好奇地互相打量起来。

在车厢尽头最舒适的位置上，大桥街的葡萄酒批发商鸟先生和他的太太，正面对面地在那里打盹儿。

鸟先生原是个店伙计，老板的生意破了产，他就顶了铺底，并且发了财。他以很低的价格把很次的葡萄酒卖给乡下的零售小贩，因此凡是认识他的人，直至他的亲朋好友，都公认他是个狡猾的奸商，是个诡计多端而又爱笑逗乐的真正的诺曼底人。

他这狡诈的恶名是那么昭著，因此在省长官邸的一个晚会上，文笔尖刻而又细腻的寓言家和歌谣能手图尔奈先生——地方上的一位骄子，看到女宾们有点儿困倦，建议她们玩一局“鸟儿飞”^④。这句妙语顿时就飞遍省长的所有客厅，继而又飞到全城的所有客厅，全省人咧开大嘴笑了足足有一个月。

此外鸟先生还有一个出名的地方，就是喜欢搞各种各样的恶作剧，开一些善意或恶意的玩笑；所以无论谁谈到他，都不免立刻加上这样一句评语：“这只鸟，真是个活宝。”

他个头矮小，腆着气球似的大肚子，几乎紧挨着肚子上面就是那张通红的脸，夹在两绺鬓须之间。

他的妻子却是个高大、强壮、利落的人，说话嗓门高，主意来得快，在店里她简直就是秩序和算术的化身，而鸟先生则以其欢蹦乱跳的举动来活跃店里的气氛。

坐在他俩旁边的是卡雷－拉马东夫妇。尊贵的卡雷－拉马东先生属于一个更高的阶层，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在棉织业举足轻重，拥有三座纺织厂，得过四级国家荣誉勋章，身任省参议院议员。在整个帝政时期^⑤，他一直是温和反对派的领袖，而他所以要扮演这个角色，无非是因为：先用“彬彬有礼的武器”（这是他自己的说法）抨击政府的某项提案，然后再投票赞成这项提案，要价可以更高。

卡雷－拉马东夫人比丈夫年轻得多，往日派到鲁昂驻扎的富裕人家出身的军官们，经常在她身上获得慰藉。此刻，她蹒跚在皮大衣里，坐在丈夫的对面，相形之下显得那么玲珑，那么娇憨，那么妩媚，她正用凄苦的目光看着车厢里惨淡的情景。

他们旁边是于贝尔·德·勃雷维尔伯爵夫妇，他们的姓氏堪称诺曼底省最古老、最高贵的姓氏之一。伯爵是个很有气派的老绅士，为了加强他在生理上与国王亨利四世^⑥的相似之处，他在衣着化装上费尽心机，因为根据一个令他的家族荣幸之至的传说，亨利四世曾使德·勃雷维尔家的一位夫人怀了孕，那夫人的丈夫还因此被加封为伯爵，任命为省长。

于贝尔伯爵是卡雷－拉马东先生在省参议院里的同僚，不过他代表的是本省的奥尔良党。他何以会同南特市一个小造船厂主的女儿结婚，这内情一直是神秘莫测的。但是伯爵

夫人雍容大度，比谁都善于待人接物，并且据认为还博得过路易-菲利浦的一个公子的垂爱，所以贵族们都对她热情相待；而她的客厅也始终是本地首屈一指的客厅，只有在她的客厅里还保留着对贵妇人殷勤献媚的古老骑士风度，所以要想涉足其间是难而又难。

德·勃雷维尔夫妇的财产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的进项多达 50 万法郎。

这六个人构成车上的基本阵容，是社会上可靠收入、生活安逸、实力雄厚的一方，属于信奉宗教和原则的有权势的正人君子之列。

真是巧得出奇，女乘客全都坐在一条凳上；伯爵夫人旁边有两位慈善修女，她们手拨着长串的念珠，口中喃喃有词地念着《天父颂》和《圣母颂》。年老的那一个脸上满是小小的麻痕，就好像被摆在眼前的一挺机关枪迎面打了一梭子。另一个长得很瘦弱，在被过分的信仰蚕食着的害癆病的胸腔上面，生着一张好看却露着病容的脸。这信仰造成了多少殉教者，又使多少人超凡入圣啊！

在两位修女对面，一男一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那男的，大家都认识，是民主党人科纽岱，有身份的人见了他无不惧怕三分。20 年来，他经常在民主党人出入的各家酒馆的啤酒杯里滋润他那把火红的大胡子。他同哥儿朋友们一起吃掉了作糖果商的父亲留下的一笔相当可观的产业，因而他急不可耐地巴望着共和国出世，以便获得他为革命喝下那么多啤酒以后理应获得的职位。九月四日事件⁽⁷⁾时，大概有人成心作弄他，他以为自己已被任命为省长了，可是当他去上任时，省政府留下的勤杂人员们已自称为那里

的唯一主人，拒绝承认他，他只好退了出来。不过他倒确实是好样儿的男子汉，性情和善而又以助人为乐，他以无比的热忱挑起组织本城防务的担子。他指挥人们在平原上挖了许多坑，砍倒了附近树林里的所有小树，在各条公路上布下许多陷阱；当敌军逼近时，他就迅速撤回城里，而且颇以自己所做的这些战备工作而自豪。他现在想到勒阿弗尔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那个地方，构筑新的防御工事也即将成为势在必行的事。

那女人是个人们所谓的窑姐儿，因为年纪轻轻身体就发胖，得了个外号叫“羊脂球”，以此出名。她身材矮小，浑身没一处不是圆滚滚的，肥得像猪油；手指头也肉鼓鼓的，关节处如同用绳子勒紧了似地陷下去一圈，十个手指头活像十个由几截短腊肠连成的腊肠串儿，绷得紧紧的皮肤发着亮光，硕大的胸脯隔着衣服高高隆起；尽管如此，她依然吊起不少人的胃口，令他们争相追逐，因为她那鲜艳的气色实在叫人看了喜欢。她的脸蛋儿像一个鲜红的苹果，又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芍药；脸庞的上部闪烁着两只非常美的、乌黑的大眼睛，由长而密的睫毛围护着，睫毛的倒影映在眼里；脸庞的下部是一张窄窄的、迷人的小嘴儿，滋润得好像专为接吻而生，嘴里是两排细小而光亮的牙齿。

据说，她还具有许多难以估价的长处。

车里人一认出她，在那几位正派女人之间便传开一阵耳语，虽是耳语，但说到什么“婊子”、“社会的耻辱”之类的字眼时，声音却特别响，这时她便抬起头来，把同车的人扫视一遍，她的目光是那么大胆而又富于挑战的意味，于是车里又立刻了无声息。大家都把眼光垂下去，只有鸟先生还斜

眼瞅着她，看来很开心。

可是那三位太太很快又谈起话来，车里有这个妓女存在，促使她们突然结成了朋友，几乎可以说是知己之交了。在她们看来，面对这个不知廉耻的卖淫妇，她们必须把她们作为有夫之妇的尊严联合起来搭成一个枪架，因为合法的爱情从来都是居高临下地威镇它那自由行事的同行。

同样，因为有科纽岱在面前，那三个男的也出于保守派的本能而彼此更加接近，他们正用一种看不起穷人的口吻谈论着各自的钱财。于贝尔伯爵谈到普鲁士人已经给他造成的损害以及丢失牲畜、遗弃庄稼将会造成的损失，摆出一副家资亿万的大领主满不在乎的神情，言下之意：这种种灾难大不了给他带来一年半载的不方便罢了。在棉织业里历经风险的卡雷-拉马东先生早就多了个心眼儿，汇了60万法郎存在英国，那是他以备不时之需的止渴的梨子。至于鸟先生，他曾谈妥一笔交易，把现在仍存在他酒窖里的普通葡萄酒全部卖给法军后勤部，因此国家欠着他一笔巨款，他满心指望能在勒阿弗尔领到这笔款子。

这三个人一边谈话一边频频地交换着友好的目光。他们的地位虽然不同，但是“有钱”这个共同点使他们彼此感到和弟兄一样，他们也是的确是占有财富、手插进裤兜就会弄得金币叮当响的人的伟大共济会中的弟兄。

车走得那么慢，到了上午十点钟，走了还不到四法里。男乘客曾经三次下车，徒步爬过上坡的路。人们开始焦虑起来，因为原定在托特镇吃中饭的，现在连在天黑前到达那里的希望也没有了。每个人都暗自注意着，但愿能在公路边发现一个小酒馆，偏偏这时驿车又陷进一个雪堆，花了两个钟

头才把车拖出来。

饥肠辘辘，弄得人心里发慌；但却看不到一个小饭馆，看不到一个小酒馆——早在普鲁士军队不断逼近、饥饿的法国败兵经过的时候，各行商家就被吓得停业了。

每经过一个靠近路边的农庄，男乘客们就全体出动去找吃的，但是他们连一块面包也没弄到，因为满怀疑惧的农民怕挨抢，把储备的食品全藏起来了。要知道，那些当兵的，嘴里吃不到一点儿东西，发现什么都强取硬拿。

将近下午一点钟光景，鸟先生公开承认他已确实无疑地感觉到胃里空得难受。大家也都像他一样早就在忍受着饥饿的磨难；吃东西的强烈需要有增无已，后来谈话的人也都闭上了嘴巴。

隔不大会儿就有一个人打哈欠，而且这个人刚打完，几乎立刻就有另一个人跟着打，于是每个人都轮流打起来，因为各人性格、教养和社会地位不同，打法也大不一样，有的张开大嘴发出一阵巨响，有的则谦恭地连忙用手捂住张开的嘴，只见里面冒出一股热气。

羊脂球好几次弯下腰去，像是在衬裙底下找什么东西。但看了看周围的人，迟疑了片刻，又默默地直起身来。人们的面孔都是白森森、绷得紧紧的。鸟先生声称他宁愿出1000法郎买一只肘子。他的妻子作了个手势，似乎要表示抗议，不过，她随即平静下来。每听丈夫说到要破费金钱的事，她总是心如刀割，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玩笑之谈，她也会当真。这时伯爵说道：“的确，我也觉得不大舒服，我怎么就没想到带点儿吃的来呢？”其实每个人都在这样责怪自己。

然而科纽岱却带着满满当当一壶朗姆酒，他拿出来请大家喝，大家都冷冰冰地表示谢绝。只有鸟先生领受他这番好意，抿了一点点。他递回酒壶时感谢地说：“喝一点倒是好处，又能暖身子，又能让人忘了饿。”烧酒刚下肚，他的兴致马上来了，他提议仿效歌谣中那只小船上的做法；分食最肥胖的旅客。他这话分明是影射羊脂球，因而使得那些有教养的人老大不高兴。谁都不答理他，只有科纽岱微微一笑。两位修女已经不再数着念珠喃喃祈祷，她们把手缩进宽大的袖笼里，纹丝不动地危坐着，执拗地低头望着车的底板，想必是在领味上天赐给她们的痛苦，以此作为给上天的奉献。

三点钟的时候，车正走在一片茫茫无边的平原上，四野里连一个村落也看不到，羊脂球突然弯下身去，从长凳底下拉出一个用白色餐巾盖着的大篮子。她先从篮子里拿出一个小瓷碟，一只小银杯，接着又拿出一个大钵子，里面盛着两只切开的子鸡，酱汁都已经结冻了，人们瞅见篮子里大包小包的还有不少别的好东西：点心啦、水果啦、糖食啦，是为作一次三天的旅行准备的，有这么多食品，三天之内可以根本不沾旅馆厨房里做出的饭菜。四个酒瓶从这些食品包中间探出头来。她拿起一个鸡翅膀，灵巧地啃起来，同时就吃着一块块诺曼底人称之为“摄政”的小面包。

所有的人视线都向她射去。香味很快就传开了，刺激得人们张大了鼻孔，口水源源不断地涌到嘴边，耳根下面的颌骨也绷得酸痛。夫人们原先对这妓女的蔑视此刻更发展到了残暴的程度，她们简直想杀死她，或者把她，还有她的银杯、篮子和食品，一起扔下车，扔到雪地里去。